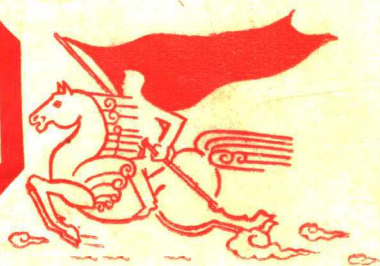


跃进小叢刊(十一)

# 女 酒 卖

“人民文学”編輯部編



跃进小丛刊(十一)  
美 酒 女  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编

\*  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 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  
字数 20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 11/8 插页 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20·929

定 价: (5)0.09元

K256  
J249

## 目 次

卖酒女	徐怀中 (1)
矿山医生	阮章竞 (14)

# 卖酒女

徐怀中

## 上

你们没有到过皆东吧！皆东是云南边境一个小小的街市。地方很偏僻，可景致挺好：一边依山，一边临江。寨子四周是绿丛丛的香蕉林。早晨，江面上荡起薄雾，好象谁在天上扯起一层轻纱。每逢双日，傣族妇女便成队成排，挑着竹筐到皆东来赶街。她们的筒裙又窄又长，走路来飘飘摆摆，在薄雾笼罩下，似见不见，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如入仙境的感觉。

皆东街口上，有棵大青树。这树下摆了几家甜酒摊。甜酒，你们都是知道的，四川话叫做楞糟。要是想吃得讲究点，揭锅前打进两个鸡蛋。本地卖甜酒的全是女人。在这些年青女人当中，有一个名叫刀含梦。一般地说，傣族女子都是身材匀称，脸盘漂亮的。刀含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。但她却特别引人注目。常常有这种情形：她的酒摊上已经挤满了顾客，人们仍然要往那兒挤。好象她的锅碗瓢勺都是吸铁石做成的，可以把几十步开外的人一股脑儿吸过去。是刀含梦的甜酒格外有味道些？不！是她招待格外殷勤些？更不！随便谁来，她总

是帶理不理的，眼皮抬都不舍得抬一下。看神氣，就象她心里在說：“愛吃就吃，不愛吃就走！”不過，她的顧客們都很有耐性。他們不走，也不急。安安靜靜地看着女掌櫃，等呵，等呵！遲來的人往往空等一場，好容易輪到自己名下，甜酒熬鍋了。但，當他們離去時，並不顯得過於掃興。甚至還帶幾分心滿意足的神情呢。然而，另外一些酒攤上，則常是冷冷落落，幾乎沒人照顧。那幾個賣酒女人早已在暗暗咒罵刀含夢了。提起她時，她們總是鄙棄地說：“還不是沾她沒有出嫁的便宜！賣不脫的芒果，遲早得爛在自家筐子里！”

當地是時興早婚的。刀含夢已經不是小姑娘了，緊身罩衫和藍布筒裙，都要包不住她那丰满的身體了。可是還沒有嫁出去。雖然，每年都有幾個冒失鬼撞上門來，但都碰得頭破血流。有人還謀算過來搶婚——這是當地風俗允許的，但也沒能得手。女方本人不樂意，那就是勞天動地也不成。于是就造成了這種情勢：多少年青人，象鷹一樣從高空注視着這賣酒女，但只能圍着目標兜兜圈子，沒有膽量飛近去。

刀含夢沒有別的親人，只有媽。母女倆住在寨子外邊一座獨立的小竹樓里，孤苦伶仃，相依為命。她九歲時，媽得了癱瘓，倒在床上再沒有起來。從那天，她就挑起了媽媽的甜酒担子。至今，不知道過了多少日月，不知經了多少風雨。而她的生活却象一潭死水，從來沒有激起過一絲兒波動。她習慣了孤獨、寂寞。傣族姑娘都是

喜歌善舞的。但誰也沒見刀含夢唱過跳過。連口弦她也不會觸動過的。她對一切一切都十分淡漠，好像她從來聽不見周圍有什麼聲音，看不見周圍有什麼動靜。她也沒有任何想望欲念，除了侍候媽，就知道不聲不響地做酒，然後不聲不響去賣酒。她甚至從不曾留心過自己已經二十一歲了。

現在，我應當對你們講到另一個人了。

在皆東，駐有一個公費醫療隊。說是隊，其實只有一位助理醫生和兩個看護——那時，雲南解放不久，到處都需要大量幹部，象皆東這樣偏僻的處所，一時是來不及配備整齊的。助理醫生叫趙啟明，是軍隊轉業幹部，衛生員出身，沒受過專門教育。但在此地他簡直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他從南寨被接到北寨；從河東被請到河西。這家女人突然斷了奶，要來找他；那家的水牛不吃草了，也來找他。常有這種情形，他一邊急急忙忙出診，一邊連聲叫苦說：“乖乖！隔行如隔山呀！這事怎麼也找到我頭上來了呢。”可是，不找他找誰？在皆東，除開這位醫助，能夠去病消災的，就只有緬寺里的佛了。本地人不只把趙啟明當做一個萬能者來崇敬，同時，還把他當做可親可近的朋友。誰家里婚嫁迎娶，總忘不了請他去做客。以至於誰家兩口子打了架，也總要來找他去評理。趙啟明從寨子里走過，大人小孩都會從窗口探出頭來招呼：“趙大夫！上我家竹樓上坐坐吧！”要是正趕吃飯時，那就硬要拉他去吃個飽。

每逢星期天，助理医生照例要到街口大青树下查看一番。买甜酒的女人們远远見他来了，又是擦碗，又是抹勺子，并連忙驅走鍋边上的蒼蠅，看来，她們真有几分怕他呢！这倒不是他会耍什么脾气。只是他常常当着顧客們面，指責她們这兒太脏、那兒太脏，并三番五次向顧客們講述蒼蠅的厉害。听了他的話，人們会当真相信，在这兒吃一碗甜酒非躺倒不可。够了！这就够她們受的了。然而，刀含梦却不在乎这个，橫豎她担子上的客人赶都赶不退的。她对这位助理医生的指責，一向不加理睬，最多默默地苦笑一下，算是表示她听見了。有一次，赵启明拣出一个不干淨的碗，說：“这个耍不得，你得涮涮！”刀含梦沒作声，把那个碗接过去，盛上甜酒，有意举在顧客們面前。立刻就有几只手同时伸了过来。这引起了一陣哄笑，簡直讓助理医生下不来台。

这天，赵启明又到大青树下来了。他发现刀含梦摆酒摊的地方空着，不由覺得松快了些。說实在的，和这个卖酒的女子打交道，赵启明覺得是有些伤脑筋呢！但，当他走开时，总覺心里有桩事放不下。是什么呢？他对自己承認，是想要知道刀含梦今天为什么沒有来。他打听另外几个卖甜酒的女人，她們說不曉得。算了！管这些閑事做什么。于是轉身走去。可是，他抬起头，透过一丛木瓜树，望見了那座独立的小竹屋——这是刀含梦的家。怎么会到这兒来了呢？也好！既然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吧！

推开門，迎面扑来一股又悶热又难聞的气息。只見

刀含梦仰臥在地席上，臉燒得象团火，嘴角肿起許多水泡。很明显，她在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。患癱病的媽媽守在女兒身旁，眼泪汪汪。助理医生哪里还能怠慢，連忙从皮挂包里取出听診器——这是他的习惯，只要一出門总得背上皮挂包——但是，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：母女俩直直地凝視着医生。他从她們的目光中，察覺出了惶恐、戒备以至仇視。当他试图再向前接近时，只見刀含梦支撑着身体坐起来，冷冷地說：“做什么！你要什么？”老妇人也接上道：“走吧！求你快走吧！我們用不着誰來可伶。”

的确，刀含梦母女对医生是怀有敌意的。在她们心目中，医生这行业和土匪、騙子没有什么两样。

还是在刀含梦不記事的时候，爸爸得了重病。媽先去求佛，花了好多錢呀！可是病总不見輕。当时，皆东正巧来了个汉人大夫，在街上撑起个布篷，摆开藥攤子，說是什么病都能治。媽媽就去請他。大夫給病人号过脉，搖搖頭，說：“預备喪事吧！”媽媽哭起来，千求万求，最后，大夫才答应試試看。为了随时应付意外，她把大夫請到自己家里住。他在这兒住了将近一个月，箱子里减少了几針藥，但却填滿了鈔票。这些鈔票，包括病人家多年的积蓄，以及唯一的那块稻地。然而，当病人真正临危时，大夫却忽然不見了，他那口輕便的藥箱子也不見了。……埋葬事宜还没有完結，風言風語已經传遍了皆东。說病人活生生是給气死的，因为他的老婆受了汉人大夫的欺



悔……

赵启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对待，也来不及答話。他把两个护士找来，以强硬方式給病人做了检查，是恶性瘧疾。……以后的事，你們可以想得到的，助理医生尽了自己所能，来救治这个卖酒女。为了防备不測，他夜晚就住在老妇人念經的小間里。和病人只隔一道篾牆，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她的呼吸。只要她輕微地呻吟一下，他便过来照应她。他常常守她守到后半夜，两眼熬得象熟了的桃子。本来，上級已确定調赵启明去內地专科学校进修，派来替換他的人也已經到了。但他沒有走。直到他認為病人已經穩住了神，才离开皆东。

## 下

两年以后，赵启明又到皆东来了。卫生部門組織了一个有关恶性瘧疾的考察队——在皆东一带，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已蔓延多年了——因为他熟悉情况，所以讓他暂时停止学习，来参加这项工作。

从前，由省城到边地，要骑牲口走一个来月。现在修了公路，只消四天就可以到达。不过，因为山区工程比較艰巨，还差二十多公里沒能直通皆东。这天，考察队就在公路終点一个僂頗族山庄上投宿，准备第二天步行赶到目的地。好客的僂頗人，热情地接待了考察队。他們爭先恐后把木屋打扫干淨，好讓客人們乐意住到自己家里

去。

赵启明借宿的那家，女主人在几天前刚生过孩子，还没起床。她听说考察队要到皆东去，立刻就要丈夫把一个小包交给赵启明。里边有米面饽饽，葵花籽，还有些什么在山里人看来是十分稀贵的小吃食。说要麻烦他带到皆东，送给卫生院的李淑惠同志。提到李淑惠这个名字，倥傯人显然是又敬仰又感激的。那倥傯男子随即对赵启明讲了以下的故事。

——他的女人已经倒在铺草上一天一夜了。疼得直叫唤，要死要活，就是接不下来。本庄上的边防军知道了这事，就往河对岸大寨子上摇了个电话。皆东卫生院派来一个山区流动医疗队，正好在前一天赶到此地。接话的是医疗队队长李淑惠，她答应很快就来。但，过了很久很久还不见到。倥傯人带起雨伞，想去催请一下。到了河边，他才省悟到，原是由于夜来一场大雨，河水漫槽，根本没法过来了。（这条小河，平时几乎是干枯的，抬腿就可以迈得过，一旦山洪暴发，两岸就只好断绝来往。）这可怎么办呀！倥傯人快要急疯了，沿着河岸上下乱转。忽然，他发现浪头把一堆什么东西推上了岸。走近看，原来是个女人。她脸色惨白，头发还浸在河水里一飘一散的，两臂死死抱住一扇竹门。竹门已经在河里撞烂了，因为绑着了两根木杆，所以没有散掉。很明白，算她有运，正巧被冲到迴水湾里，才靠了岸，要不然，那早就不待说了。倥傯人连忙把她抱上岸，见她腰间束着一个包裹，这包裹

用油布纏裹了好几层，解开来，是个小手提箱。看見箱上的紅十字，僂頗人不禁叫出声来，这准定是医疗队的女队长了，她在电话上答应过到这兒来的。于是，他把她背回自己竹楼上。过了一阵，女人苏醒过来，她見身旁围了許多僂頗人，一时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她定了定神，醒悟了，随即就問这是哪一个寨子，接着又問：“是，是誰家？”她嘴唇抖动，講話很吃力，上言不接下語。但人們明白她的意思，回答說：“就是这一家。”于是，她立刻就要站起来，由于衰弱不支，几乎栽倒。然而，她还是站起来了，并且不言不語地开始了接生工作。一个鐘头以后，嬰兒落地了。是双胎——一对男孩！在場的邻人們都很高兴，做父母的就别提了。这位亲手把这对双生子接下来的女队长，却显得比任何人都更激动。她一手抱一个，看樣子，想要把他們举到天上去。她的心境是誰都可以想見的，她懂得，难产会使大人和沒出世的孩子一同丧命。为了挽救两条人命，她不顧自己死活，冒险搶过河来。然而現在証明，她救了的不是两条，而是三条人命。这怎么叫她不激动呢！可是，精神一松弛下来，她便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一下子就晕倒在地上。这时，人們才注意到，她渾身被碰得青一块，紅一块。还从她肚子里压出很多泥湯子水来。

听了僂頗人講的故事，赵启明很兴奋。一来，他得知皆东已开办了卫生院，这是他早两年就向往过的。二来，他也很为那位女医疗队长——他的同行感到驕傲。他欣

然答应，亲自把僂頗人的礼物送给李淑惠。

考察队到了皆东，卫生院几乎全体人員都跑出来迎接。赵启明遇见第一个跟他握手的女医生，就问：“哪一个是李淑惠同志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就是我。”赵启明重新打量打量这位年青的女医生，并重又跟她握握手。随后，很郑重地把一份礼物交给她。女医生接受了礼物，但显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于是他说明道：“这是那家僂頗人送你的，就是得了一对双胞胎的那家。他们还说过几天来看望你呢。”女医生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不！他们弄错了！”
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——那天，李淑惠正在给一个重病的女孩子打针。忽然小寨来电话，说有个僂頗女人难产。既是难产，那必须由她亲自走一趟了。于是她应许很快就去。但没料到，那女孩注射后没见效，反倒有些恶化了。因此，李淑惠不能脱身。正为难时，有个接生员请求让她去，她是一个新手，没有应付过难产情况。可是，别的人都被派出去了，李淑惠只得允许她去。当天，河水意外暴涨，断了路，接生员凭着一扇竹门过了河——好险呀！差一点给滚滚的山洪吞掉。她勉强打起精神，接完生，便晕倒了，昏昏迷迷躺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水落了。当地驻军有辆马车要到皆东送给养，把她带回了卫生院。直到第三天清早才完全苏醒过来。

女医生解释完了，把那份礼物还给赵启明，说：“还是由你亲自交给接生员吧！”说毕，叫过一个护士，吩咐说：“你带这位同志去找找刀含梦！”唔！是她呀！赵启明不

禁楞了一下，这是他再也想不到的。刚才，从街口大青树下路过时，他还向甜酒摊那兒留意了一下，想看看他的病人刀含梦。现在，他暗自为这种想法抱愧了。可不是嗎！为什么一定要在甜酒市上才能见到她呢！

……刀含梦病好后，随即来到卫生院，請求留她在这兒扫地、做飯、洗衣裳。因为她害病时用了很多药，出不起錢，想要做活低偿。院长一听笑了，說明她可以免付医疗费。后来，卫生院开办收生訓練班，院长想起了刀含梦，亲自上門来，請她参加学习。刀含梦当时并没有弄明白訓練班是怎么一回事，但她却滿口应承了。她想，人家救了自己一命，給人家做些事是理当的呀！

刀含梦在訓練班学会了收生。但对这个卖酒女來說，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。在这段時間里，她理解了从前沒有法子理解的事。就拿助理医生赵启明來說吧！这个汉人，离开了自己的家，离开了自己的亲人，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到皆东来了。哪兒有病人他就往哪兒跑，风里雨里，白天黑夜，受苦受累不說，也不怕病人身上的妖魔轉过来纏住他。而临完了，他什么也得不着。他到底是为什么？图什么？这叫从哪条理上想都想不通。现在，刀含梦想通了。他什么也不为，什么也不图，原来他就是这么一种人。……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的，刀含梦常常独自呆在那兒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視着地下出神。她竭力搜尋对于赵启明的记忆。但是，只觉模模糊糊。他穿什么样的鞋子，記不起了，甚至他的面孔也記得不那

么真切。以前，她压根兒沒有認真理會過他。病時倒是常在一處，但她多半又是處在神志不清的境況中。不過，有一個印象，對她卻是異常深刻的：助理醫生每次來，總是先把手按在她額前，那手很大，冰涼冰涼的，拿開時總要順勢理理她的鬢髮。記起這，刀含夢的心就不由地跳蕩起來。她想呵，想呵！一連串的想象，又美妙，又虛幻。人家說，不愛講話的人最善于幻想，一点也不假。一次，她去担水，水桶沒舀滿就停住了，因為她偶然記起，曾在这河邊遇見過助理醫生。他許是趕着要去給誰瞧病，走得很快，皮挂包在背後擺呀擺的。她在河邊出了半天神，把家里等着燒水煮飯的事忘得一干二淨，直到聽到小竹屋里媽媽叫喚自己的名字，才冷不防從甜蜜的夢中惊醒，挑起水桶，三步并兩步跑回家來。

刀含夢也沒有忘掉另一些事。比如，那次助理醫生要她把碗涮洗干淨，她沒有答值不算，還偏要用那脏碗賣甜酒，引得顧客們哄笑一場。她怪自己，那時候怎那麼傻，那麼蠢呀！刀含夢也常常告訴自己，你跟那個有能耐的醫生離得太遠了。你能指望他把一個賣酒婆娘看在眼里嗎？這是沒邊沒沿的事。想到這，刀含夢就傷心不已。她還記起，他離開皆東時，講都沒跟她講一聲。到如今兩年了，沒有他的一絲兒音信。她多麼想見到他呀！可是，她認定永遠也不會見到他了。就象天上的流星，驟然一亮，好比是張開手臂在喚你，等你再想重見他時，已經是沒可能的了。

按說，赵启明应当留在卫生院会客室，陪考察队負責人一同跟院长談談。但他說想馬上交代一下替人带的东西。于是，便由那个护士領他去找刀含梦。

护士把赵启明領到一所新盖的大院里。这是小学校，教室里正在上課。他很奇怪，到这儿来做什么？护士隔玻璃向教室內指去，在最后一排座位上，有一个女子，穿着傣族姑娘的束身罩衫，但却是剪发，戴一頂制服帽。她是老师嗎？不！她明明是在听課。是学生嗎？又不象。她的身碼和年齡，跟全教室的孩子們太不相当了。当那女子无意中側轉脸来时，赵启明才認了出来，这是她！

也許有人会觉得，这未免不大体面，那么大人了，还跟孩子們坐在一条板凳上念書。不过，刀含梦可不在乎这些。一有閑空，她就到小学校来，悄悄走进教室，悄悄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。虽然，由于不能听全課，她的成績往往赶不上孩子們，但这並沒有打落她的兴致。因为她心里早已暗暗起过誓：既然活着，就不能白活，應該使自己变成一个能办事的人，最好是能当个助理医生——象赵启明大夫那样。她明白，这可不象做甜酒那么方便，得要拚死命地学。那末，既然跟孩子們坐在一起能認很多字，能学会算数，甚至还能知道天上的各种事情，为什么不到小学校来呢？說到体面不体面，見他的鬼去吧！

依着那个护士，就敲門进去，把刀含梦喚出来。但赵启明不許可，他就站在窗外等候，一直等到下課鈴响了起

来。当刀含梦夹着課本走出教室时，赵启明迎了上去。那女子见到助理医生，怔住了，不禁退縮了一步。这对她太突然，太意外了，她慌，她怕，好一陣沒說出話。过后她才清醒过来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凝望着助理医生，怯怯地說：“你回来了！”……

他們一同走出小学校。赵启明已經把受人之托的事忘了个一千二淨。他提着保顏人那份礼物，和刀含梦并肩默默地出了街口。到了僻靜处，刀含梦悄声問道：“前年，你走的时候，怎么不作声？”赵启明低低回答說：“那天，我到你們家去了，正赶上你在睡。我本想叫醒你的，可是，我想，我要跟你說什么呢？想不出来要跟你說什么，就沒有叫醒你。”

言談間，已經順小道进入密密丛丛的香蕉林，除了蝉兒在香蕉叶上不住声地叫喚，四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見了，真靜呀！这时他們才意識到，他們是盲目地在走，并不明确要往哪兒去。于是同时止住了步。刀含梦低下头来，双手捧住自己發燒的面頰，說：“走！到我們家去吧！我讓媽給你做甜酒吃！”

一九五八年二月于京



## 矿山医生

阮章竞

去年，当金红色的橘子，正红满了南方果园的时候，我来到了北方边疆——白云鄂博。巨风吹卷着白雪，象大海里泛起的银色浪花。照季节来说，应该是初冬，可是在这里，已经是摄氏零下三十度的天气了。就在这样的初冬夜晚，在矿山一间窄小的房子里，乌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年青的矿山医生。乌同志曾这样告诉过我：这里从来没有过医生。矿山建设开始了，人都不愿来。他是草原的第一个医生。他过去也有过思想问题，老想进医学研究院。

我见到这位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年青医生时，他刚从包头坐着运输卡车，经过了五六小时的路程，带着满身尘土回到矿山来。他穿着件肥大的、很不合身的矿山工作服，脚下穿着一双笨大的毛皮鞋，腩腆地坐在火炉旁边。房子外面，夜风象怒涛似地咆哮着。电线杆呜呜地响着又尖又长的啸声。一阵一阵的砂粒，簌簌地撞击着结成瑰丽花纹的玻璃。

“你来矿山好久了么？”

“一年了。”